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
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

第 32 号

禹州阳翟故城遗址

(下)

河南省文物局 编 著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
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

第 32 号

禹州阳翟故城遗址

(下)

河南省文物局 编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阳翟故城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钧台街道办事处八里营村,是一处先秦至金元时期的遗址。2006~2007年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面积8046平方米,遗存以金元时期为主,并有少量西周至汉唐的遗迹、遗物。共清理墓葬、灰坑、窑、井、灶、路、沟等各类遗迹1000余处,出土陶、瓷、铜、铁、玻璃、骨、石器及钱币等遗物近2000件。阳翟故城是一处不多见的保存较好的金元时期生活遗址,过去对这一时期这种类型的遗址发掘不多。因此,本次发掘所获相关资料,对于了解金元时期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状况非常有价值。

本报告可供从事文物考古、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禹州阳翟故城遗址/河南省文物局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3-047965-5

I. ①禹… II. ①河… III. ①古城遗址(考古)—出土文物—禹州市
IV. ①K878.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3257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责任校对:张凤琴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889×1194 1/16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57 插页:70

字数:1 894 000

定价:728.00(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Reports on the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in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Henan Vol.32

Ancient Yangdi Site in Yuzhou

II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Henan Province

Science Press
Beijing

第六章 年代分析

第一节 遗址分期与各期特点

通过对禹州阳翟故城遗址出土瓷器的仔细观察,我们发现,遗址出土的瓷器,虽然在釉色和器形方面各有不同,但在胎色、釉色、器形及制作手法等方面仍有其内在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在各区地层相对较早的遗迹单位中,出土的瓷器无论何种釉色,大多为灰胎,少量可见黄灰胎、淡灰胎、深灰泛紫胎等,胎体多较轻薄。釉色方面,白釉器白度较高,亮度较好;黑釉器则釉色黑亮,亮度亦佳;青釉和钧釉器釉色以釉厚、莹润为特点。这一阶段施釉多见满釉,甚至圈足和足心也会施釉,釉线比较低,露胎处很少。釉层下,化妆土的涂饰也比较仔细完整。器形方面,较为规整,个体略高大,圈足足壁多窄直,部分可见“尖锥”状足,挖足较深,而且足心为平底。较早的遗迹单位中所出器物质量亦大多较为精整,但在数量上并不很多。然而,各区地层相对较晚一些的遗迹单位中出土的瓷器则呈现出:胎色杂乱,以黄褐、红褐、紫褐色为主,亦可见橙黄、橙红等;胎体明显变得厚重;各色釉器的亮度多为晦暗无光;白釉器普遍发黄,黑釉器向褐色发展,白地黑花器中的黑彩也变为褐彩,青釉器青色发灰且多棕眼,钧釉器亦略发灰。器形方面,器物个体明显变小,规整度大幅降低。这一阶段的器物圈足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鸡心底”。较晚期遗迹单位中所出的器物,挖足、施化妆土、上釉等各工序均体现出一种随便应付之感,与较早期遗迹单位中所出器物的精整截然不同。这两个遗物风格迥异的时期中间,是一种过渡状态。不仅遗迹数量较多,遗迹单位中所出遗物的数量亦十分丰富,这一阶段应是本遗址的主体部分。这一阶段的瓷器,胎色多为黄灰、淡黄、褐黄等,总体来讲大体由灰色向黄褐色、红褐色过渡。釉色方面,光亮度 and 莹润度均有所下降,不及较早地层单位中所出遗物:白釉的白度下降,黑釉器的釉面多见细密的小孔,青釉器的釉色开始变暗并夹杂黑色斑点,而钧釉器却多见颜色格外艳丽的蓝色釉。白釉器在此一阶段大量出现白地黑花的装饰方式,花样丰富,黑白分明。然而这一阶段的瓷器制品精细度已开始降低:施釉多施半釉,釉线逐步上升,化妆土亦不如之前,涂饰开始简化随意,器物的胎体开始变厚重,但个体开始逐步变小,挖足深浅不一,足心开始下凸。

综合陶瓷器的型式分析,并结合出土单位和层位关系,我们认为此次发掘的禹州阳翟故城遗址金元时期的遗存是一处时代连续性较强、存续时间又相对短暂的遗址。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我们将本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以2006年西Ⅰ区总第6层、2007年西Ⅰ区总第5层、2007年东区总第17层为代表。结合地层分析,属于第一期的遗迹总数不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遗迹有:2006YY西ⅠT6H81③、2006YY西ⅠT6H115、2006YY西ⅠT25H269、2006YY西ⅠT25H278、2006YY西ⅠT26H211、2006YY西ⅠT30H228、2006YY西ⅠT32J16、2007YY西ⅠT3H267、2007YY西ⅠT3H298、2007YY西ⅠT9H347、2007YY西ⅠT11H80、2007YY西ⅠT11H311、2007YY西ⅠT12H229、2007YY西ⅠT13H309、2007YY西ⅠT17H349、2007YY西ⅠT19H381、2007YY西ⅠTG1J10、2007YY东T9H236、2007YY东T14H230等。

结合地层分析,属于第一期的遗物数量并不很多,但特点比较鲜明。这一时期的瓷器,胎体以灰色为主,少量可见浅灰、淡黄或深灰泛紫色等。釉色的质量是三个时间段中最好的,表现为釉色光亮——白釉色白,黑釉浓黑,青釉豆青,钧釉润蓝,而且施釉普遍较厚,玻璃感强,可见开片或小气泡。白釉器以单纯白色为主,白地黑花器在这一期不多见,尚未成为主流。化妆土施得略厚,这对提升白釉器的白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时期,施釉多为满釉,特别是青釉和钧釉器,包括圈足足心都会施釉,而且圈足足壁则是专门施一层护胎釉,可见做工精细。这一时期的支烧痕也值得一提。由于这一时期流行施满釉,白釉和酱黑釉器内底多明显可见芝麻状或略大一些的支钉痕。然而这一时期的青釉和钧釉器支钉痕则极小,时常需要非常仔细地搜寻方能发现。这一时期器物在造型方面,制作都较为规整,整器较大。碗、盏、碟、盘类器,无论何种釉色,普遍呈现出圈足略高、足壁近直且窄或截面成“尖锥”状、圈足足心为平底的共同特点。这一时期的器类不算丰富,有碗、盏、碟、盘、盆、器盖等,其他各器类较少出现。具有这一时段特点的器物类型有:白釉碗甲类AⅠ、BⅠ、BⅡ、CⅠ、DaⅠ、DaⅡ、DbⅠ、EⅠ、GⅠ、GⅡ,乙类AaⅠ、AaⅡ、AbⅠ、BaⅠ、BbⅠ、Bc、CaⅠ、Cb,丙类AⅠ;白釉盏甲类BaⅠ、BaⅡ;乙类AaⅠ、AbⅠ、BaⅠ、BcⅠ;白釉碟甲类BaⅠ、CaⅠ;白釉盘甲类AcⅠ、BaⅠ、Bb、BcⅠ、BdⅠ,丙类B;白釉杯Aa、B;白釉鸟食罐A、B;白釉器盖AaⅠ、AaⅡ;酱黑釉碗甲类AⅠ、C,乙类AaⅠ,丙类Ⅰ;酱黑釉碟AaⅠ;酱黑釉盘AaⅠ、AaⅡ、AbⅠ,酱黑釉盆A、B,酱黑釉葫芦瓶,酱黑釉器盖Ab、Bd,酱黑釉炉;青釉碗甲类AbⅠ、BⅠ,乙类Ab、BⅠ、C,丙类Ⅰ、Ⅱ;青釉碟BaⅠ、BbⅠ、Ca、CbⅠ;青釉盘AaⅠ、AaⅡ、AbⅠ、AbⅡ、AcⅠ、AcⅡ、BⅠ,青釉器盖Ba;钧釉碗AⅠ;钧釉碟AⅠ、BaⅠ、CaⅠ;钧釉盘AbⅠ、AbⅡ、AcⅠ、BaⅠ、Bb。

第二期,以2006年西Ⅰ区总第5层、2007年西Ⅰ区总第4层、2007年东区总第16层为代表。第二期是禹州阳翟故城遗址的主体部分,且这一阶段的遗址数量也最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遗迹有:2006YY西ⅠT2H27、2006YY西ⅠT6H81①、2006YY西ⅠT16H58、2006YY西ⅠT25H252、2006YY西ⅠT27H173、2006YY西ⅡT1G6、2007YY西ⅠT3H290、2007YY西ⅠT6H122、2007YY西ⅠT9H247、2007YY东T11H231、2007YY西ⅠT15H351、2007YY西ⅠT17H310、2007YY西ⅠT18H239、2007YY西ⅠT19H328、2007YY西ⅠT20H102、2007YY西ⅠT20H151、2007YY西ⅠTG1J13、2007YY东T3L1、2007YY东T7H124、2007YY东T9H147、2007YY东T10J5、2007YY东T11H220、2007YY东T12H172、2007YY东T14H95等。

结合地层分析,第二期出土的瓷器是本遗址该时期出土量最多的。这一时期的瓷器,也有较明显的总体特征。整体上来讲,这一时期的瓷器质量较第一期有所下降。从胎色来看,灰胎的数量开始下降,颜色变得较杂,有浅灰、黄灰、淡黄、深灰泛紫、黄褐、褐黄等。釉色的光泽度尚可,但除钧釉器外,已经很难见到如第一期时可见的玻璃感很强、光泽度极好的器物了。白釉器的白度略有下降,化妆土变薄,同时白地黑花器大量出现。这一时期的白地黑花器黑彩的颜色色黑且有光泽,写意花卉的装饰呈现出丰富多样、自由不拘的气质。酱黑釉不再如前一期那般浓黑光亮,而是开始向黑褐色过渡,釉面多见小而细密的气孔,施釉厚度下降。青釉器少见莹润光亮的豆青色釉,而是多见天青色釉,且天青色中带有种灰暗之感,不再明净透亮;同时也有部分呈现墨绿色,其中还夹杂很多黑色斑点,开片和气泡均有所下降。钧釉器在这一时段明显增多,釉色优劣参差:优质的钧釉器色彩丰富而有光泽,釉色肥厚;同时,还时常可见一些夹蚯蚓纹状的偏黄麻灰色钧釉器,则这些应该是钧釉烧制中不太成功的作品。青釉和钧釉器在这一时段多见积釉和垂釉的现象。这一时段,已很少能够见到施满釉和足底施护胎釉的制作精细的器物。同时,器内底开始出现刮釉露胎、施化妆土的情况。在器形器类方面,这一时段的器类更加丰富。碗、盏、碟、盘等圈足器的圈足普遍出现足壁外撇并逐渐开始变宽厚的情况,足内壁的斜度在不断增大,圈足足心略向下凸,经常可见圈足中心留下一个小凸点。具有这一时段特点的器物类型有:白釉碗甲类AⅡ、BⅡ、CⅡ、DbⅡ、EⅡ、F、GⅢ,乙类AaⅡ、AbⅡ、AbⅢ、BaⅡ、BbⅡ、CaⅡ,丙类AⅡ、B;白釉盏甲类AbⅡ、AbⅢ、Ac、BaⅠ、BaⅢ、BbⅠ,乙类AbⅡ、BaⅡ、Bb、BcⅡ、Bd;白釉碟甲类Aa、Ab、Ac、BaⅡ、BbⅠ、CaⅡ、Cb、Cc,乙类A、B、C;白釉盘甲类Ab、AcⅡ、BaⅠ、BaⅡ、BcⅡ、BdⅡ,乙类A、B,丙类A、C,丁类AⅠ、B;白釉盆AⅠ、AⅡ、B、C;白釉杯Ab、C;白釉碟形器、白釉盒、白釉器盖AaⅡ、Ab、Ba、Bb、Bc;白釉瓶盖;白釉梅瓶;酱黑釉碗甲类AⅡ、BⅠ,乙类AaⅡ、AaⅢ、AbⅠ、BⅠ、BⅡ、CⅠ,丙类Ⅱ;酱黑釉盏AaⅠ、AaⅡ、AbⅠ、BaⅠ、BbⅠ、C;酱黑釉碟AaⅡ、Ab、AcⅠ、Ba、Bb;酱黑釉盘AbⅡ、AcⅠ、BaⅠ、BaⅡ、Bb、C;酱黑釉刻槽盆;酱黑釉盒;酱黑釉经瓶;酱黑釉罐;酱黑釉瓶形器Ⅱ;酱黑釉盏形器AⅠ、AⅡ、BⅠ、BⅡ;酱黑釉器盖Ba、Bb、Bc;酱黑釉白A、B、C;青釉碗甲类AaⅠ、AbⅡ、BⅡ、CaⅠ、CaⅡ、CbⅠ、CbⅡ,乙类Aa、BⅡ,丙类Ⅲ;青釉碟BaⅡ、BbⅡ、CbⅡ、Cc;青釉盘Ad、BⅡ、C;青釉杯Ⅰ;青釉器盖A、Bb;青釉炉;青釉漏斗;钧釉碗AⅡ、BaⅠ、BbⅠ、BcⅠ、C;钧釉碟AⅡ、BaⅡ、Bb、CaⅡ、Cb、D;钧釉盘Aa、AbⅢ、AcⅡ、BaⅡ、Ca、Cb;钧釉杯;钧釉梅瓶。

第三期,以2006年西Ⅰ区总第4层、2007年西Ⅰ区总第3层、2007年东区总第15层为代表。属于第三期的遗迹数量少于第二期但多于第一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遗迹有:2006YY西ⅠT4H54、2006YY西ⅠT27H180、2006YY西ⅠT32H255、2007YY西ⅠT6H47、2007YY西ⅠT9H17、2007YY西ⅠT11H34、2007YY西ⅠT17H293、2007YY西ⅠT19H183、2007YY东T3H66、2007YY东T7J4、2007YY东T9H197、2007YY东T10H11、2007YY东T11J6、2007YY东T13H2、2007YY东T13H153、2007YY东T14H69等。

结合地层分析,第三期出土瓷器在数量上少于第二期但多于第一期。这一时期的瓷器在质量上进一步下降,制作变得相对粗糙,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从胎色方面看,灰色已经很少见,转而以深黄褐、褐红、紫褐色为主体,黄灰、橙黄、浅黄等也夹杂其中。各类釉色的光泽度大大下降。白釉器的白度下降很多,普遍开始发黄。白地黑花器继续流行,但黑彩的颜色向褐色转变,纹饰风格变得简单随意。酱黑釉器的黑色转变成较浅的褐色。青釉器的釉色进一步变得灰暗而且无光泽,可见棕眼大量。钧釉器的釉色和光泽虽仅略显灰暗,但在数量上已经大大下降。器形方面,碗类型的器形个体普遍开始变小。碗、盏、碟、盘各类圈足器的圈足足壁普遍宽厚,足内壁的斜度很大,圈足足心明显下凸,形成所谓的“鸡心底”。盏类器甚至出现了挖足越来越浅直至假圈足的情况,可见在制作工序上的减、省。具有这一时段特点的器物类型有:白釉碗甲类AⅢ、CⅢ,乙类AaⅢ、BaⅢ、BbⅢ、CaⅢ,丙类AⅢ;白釉盏甲类AaⅡ、BaⅣ、BbⅡ,乙类AaⅢ、AbⅢ、BaⅢ、BaⅣ、BcⅢ;白釉碟甲类BaⅢ、BbⅡ、CaⅢ;白釉盘甲类Aa、AcⅢ、Ad、BaⅢ、BbⅡ,丁类AⅡ;白釉器盖AaⅢ;酱黑釉碗甲类BⅡ,乙类AbⅡ、CⅡ;酱黑釉盏AaⅢ、AbⅡ、BaⅡ、BbⅡ;酱黑釉碟AaⅢ、AcⅡ;酱黑釉盘AaⅢ、AbⅢ、AcⅡ;酱黑釉器盖Aa;酱黑釉釜;青釉碗甲类AaⅡ、BⅢ、CaⅢ、CaⅣ;青釉盏A、B;青釉碟A、BbⅢ、CbⅢ;青釉盘AaⅢ、AbⅢ、BⅢ;青釉杯Ⅱ;钧釉碗AⅢ、BaⅡ、BbⅡ、BcⅡ;钧釉碟AⅢ。

需要说明的是,各期之间胎釉和器型方面的特征虽然比较鲜明,但遗址内单个遗迹内的遗物情况却是交织杂糅的。通过综合分析单个遗迹内遗物的组成情况,并考虑到遗迹所处的地层关系,我们对遗迹进行了分期(图三五四~图三六一)。从分期的结果来看,各期别之间的连续性很强,变化性较弱,未见风格上出现剧烈而整齐的变换。

第二节 年代分析

禹州阳翟故城遗址内没有出土任何有纪年文字的器物,因此无法提供直接的年代证据。遗址的地层和遗迹中出土了大量铜钱,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两宋时期的钱币,上迄北宋初年的“宋元通宝”,下至南宋初年的“绍兴通宝”和“绍兴元宝”,共计194枚。再结合遗址中瓷器的胎釉和形态特征,我们可以初步将该遗址此一阶段的绝对年代定为宋元时期。

相比数量较多的宋墓而言,金元时期的纪年墓数量显得较为稀少。加之一些资料发表时间较早,质量有限,可资参照的内容十分有限。同时,我们看到,一些堆积层次较为丰富、延续时间较长、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发掘整理科学完整的陶瓷窑址类发掘成果陆续见诸报告。经过对这些报告的仔细研读和分析,我们认为这样一类发掘报告和简报的年代判定较为可靠,其所公布的材料严谨完整,是可资比对的标尺性资料。前文已述,禹州阳翟故城遗址此一阶段的地层单位连续,中间未出现地层上的断层;同时,遗址内出土遗物的风格变化平缓,这些都说明遗址各期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很强。从这个角度看,将本遗址中出土器物与上述一类窑址类发掘

报告的内容进行年代比对,当更为可靠和准确。

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性成果看,宋元时期遗址、窑址类资料数量相对有限。对于本遗址来说,邻近地区的瓷窑报告或简报必然是首选,其中主要包括《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简报》^①《宝丰清凉寺汝窑》^②《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③等。除此而外,由于遗址中的白釉器带有明显的磁州窑产品风格,因此《观台磁州窑址》^④也是较为重要的资料。至于《禹州钧台窑》^⑤,虽然是距离本遗址最近的窑址,但由于其发掘时间早、整理过程长,加之报告中缺乏对年代相关问题的讨论,使得该报告内关于钧台窑内的遗迹、遗物年代的判定缺乏有力的支撑,其材料可资比对的有效性大大降低。

禹州阳翟故城遗址本阶段所出瓷器的类别以碗、盏、碟、盘为大宗,虽然釉色各有区分,但此四类圈足器在每一期的胎釉特点和形态特点上却有极大的共通之处。这一点前节已述,此不赘述。因此,只要能比对出每一期中某一类器物,我们也就能够对同期内的其他器类进行类推,并互为印证。

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甲类A I式中的2007YY西 I T22J2:2葵口碗和黑釉碗甲A I式均与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贞元年间(1153~1156年)前后的M2中出土的I式白瓷碗^⑥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该阶段第一期的酱黑釉炉与观台磁州窑第二期后段白釉炉Y6火:428和Y6②:3形态接近。酱黑釉经瓶与山西省大同市南郊金正隆四年(1159年)陈庆夫妇合葬墓^⑦出土的瓷鸡腿坛M1:3形态、釉色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盘甲类Ba I式与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贞元年间前后的M2中出土的Ⅲ式白瓷盘^⑧形态基本一致。

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甲类E I式与磁州窑第二期后段白釉碗T5⑥:2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盘甲类Aa型与磁州窑二期后段白釉盘T3⑥:11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盘Ba I式与磁州窑第二期后段白釉盘T9②:88形态接近。禹州阳翟故城遗址第一、二期很多遗物可与观台磁州窑遗址^⑨第三期出土的白釉碗、盘等器进行比对。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盘丙类A型与磁州窑第二期后段白釉盘T9③:27和T9②:101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甲类C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窑白釉碗Y3①:59形态大体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甲类Da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碗T5⑤:35形态基本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乙类Ab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碗Y3①:70、

①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台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

⑥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⑦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⑧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⑨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T3H2:35形态基本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乙类Ab I式小口径标本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碗T3②:4形态类似,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丙类A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钵T3H2:366、T3H2:367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盘甲类Ba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盘T5⑤:105形态基本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盘甲类Bc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盘T5⑤:134形态相似,阳翟故城遗址白釉梅瓶与磁州窑第三期黑釉瓶Y3①:447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出土白地黑花器盖Bb型与磁州窑第三期所出黑釉器盖Y3①:306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黑釉碗乙类Aa I式与磁州窑第三期白釉碗T5⑤:8形态接近。从胎釉的情况分析看,磁州窑第三期的出土器物胎色主要呈棕灰、棕褐和灰褐色;釉色较第二期后段有所下降,白釉器釉色少有开片,莹润度降低;黑釉器釉色晦暗,以黑褐色和酱褐色为主。器物制作的精细度下降,不及第二期后段。虽然阳翟故城遗址第一期的出土器物可与磁州窑第二期后段的出土器相比对的不多,而与磁州窑第三期遗物形态更接近。但阳翟故城遗址第一期器物的胎釉特点则是更接近磁州窑第二期后段的。磁州窑第三期的胎釉特点反而与阳翟故城遗址第二期的情况接近。磁州窑第二期后段推定为12世纪前半叶,包括北宋末徽、钦两朝至金初海陵王朝以前。磁州窑第三期认定为金代中后期,从金海陵朝到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

我们用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窑址^①出土的青釉和钧釉器与阳翟故城遗址出土的青釉和钧釉器做比对。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碗乙类B I式、钧釉碗A I式的圈足形态与刘家门第一期后段的钧釉瓜棱腹碗DT3⑦:20形态接近。刘家门第一期后段被推断为金代前期,即金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至金海陵王正隆五年(1160年)。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碗甲类B I式与刘家门第二期钧釉敞口碗DT2C1:1形态相似,青釉碗丙类Ⅱ式与刘家门第二期钧釉罗汉碗DT2③扩:1形态一致,青釉盘AbⅡ式与刘家门第二期青釉曲腹盘DT3⑤:15基本一致。刘家门第二期被推断为金代后期,即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年)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

通过以上比对,我们推断,遗址第一、二期的绝对年代为金代初期至金代中后期,其中第一期大体相当于金代前期,第二期则相当于金代中后期。

在2007YY东T7H31和2007YY西ⅠT8③两个单位中各出土一枚“正隆元宝”。“正隆元宝”是金海陵王完颜亮于正隆年间(1156~1161年)铸行的钱币,说明上述两个单位时间不会早于金代正隆年间。依据层位关系分析,2007YY东T7H31开口于T7②(相当于东发掘区总第3层)下,打破T7④(相当于东发掘区总第17层),且未有瓷容器同出。单从层位推断,2007YY东T7H31的年代可能相当于第一期或第二期,也可能相当于第三期。2007YY西ⅠT8③相当于2007年西发掘区总第3层,分期上属于第三期。由此可知,遗址第一期则可能相当于或早于金正隆元年,遗址第三期不早于金正隆年间。这与前文推断的结果是相符的。

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乙类BaⅢ式与刘家门第三期前段白地黑花碗DT2③:133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盆A I式与刘家门第三期前段白地黑花盆DT2③:146形态接近,阳翟故城

①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瓷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

遗址酱黑釉盘AaⅢ式与磁州窑第四期后段黑釉盘Y8火③：182和T7②：1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酱黑釉瓷盒与磁州窑遗址第四期后段黑釉盒Y8火②：145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碗甲类AaⅡ式与刘家门第三期前段钧釉敞口碗DT2③：48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盘Ad型与磁州窑第四期前段白釉盘T5③：33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盘BⅢ式与临汝市东沟窑^①第二期出土器物A型盘T6⑥：24和T6⑥：53形态接近。刘家门第三期时间推断为元前期（1235~1307年）。临汝东沟窑第二期的时间判定是金末元初。时间跨度都达到元代前期。

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丙类Ⅲ式与磁州窑第四期前段白釉碗T4④：245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盘甲类BcⅢ式与磁州窑第四期前段白釉盘T11H1：55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青釉盘Ad型与磁州窑第四期前段白釉盘T5③：33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黑釉碗乙类AaⅢ式与磁州窑四期前段黑釉碗T8③：2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甲类AⅢ式与磁州窑第四期后段白釉碗Y8火③：66形态、风格接近，阳翟故城遗址白釉碗乙类AbⅢ式与磁州窑四期后段白釉碗Y8火③：7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酱黑釉碗乙类AaⅢ式与磁州窑四期后段白釉碗T12③：1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酱黑釉盏AbⅡ式与磁州窑四期后段白釉盘Y8风内：129形态一致，阳翟故城遗址白地黑花盘丙类C型与磁州窑四期后段白釉盘Y8火②：9形态接近。阳翟故城遗址第三期很多出土器物与磁州窑第四期后段的器物的形态接近或一致，但从胎釉情况分析，阳翟故城遗址第三期出土瓷器胎釉质量普遍较差，釉色光泽暗淡，白釉明显发黄，黑釉偏褐色，器物做工随意粗糙，这一特点却与磁州窑第四期前段的总体特征一致。磁州窑第四期前段的时间，推断是金末元前，即金宣宗兴定四年至元成宗大德年间（1220~1307年）。

阳翟故城遗址第三期与第二期之间的连续性很强，无论是从地层的叠压情况看，还是从单个遗迹单位中器物的组合情况分析，阳翟故城遗址由第二期向第三期的过渡都是较为平缓的。第三期器形的突出特点并未十分完整地显现于遗迹单位内的所有遗物上。综合以上因素分析，我们认为阳翟故城遗址第三期的年代应为金代末期至元代早期。

综上所述，遗址的第一期大体相当于金代前期，第二期则相当于金代中后期，第三期相当于金末至元代早期。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汝州市东沟瓷窑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第七章 相关研究

第一节 阳翟故城遗址出土瓷器烧造工艺

一、装烧方法

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瓷器,包括支钉痕迹、积釉状况、部分器物上的釉层粘粘痕迹等情况的仔细观察和综合分析,我们认为遗址中绝大多数器物采用的装烧方法为装匣正烧、叠烧法。遗址中也有极少数器物采用覆烧工艺烧造。采用覆烧法烧造的器物多数是酱黑釉器,也有少数薄胎白釉器,其显著特征是芒口和通体及圈足施满釉。这类器见于白釉盘2006YY西IT6H81③:20,黑釉碗甲类A型和乙类Aa型及黑釉盘Bb型。在第一期的器物中,内壁流行施满釉,白釉和酱黑釉器内底多明显可见芝麻状或略大一些的支钉痕。而青釉和钧釉器这一时期的支钉痕则非常小,时常需要非常仔细地搜寻方能发现。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支烧工艺水平,特别是青釉和钧釉的支烧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这一技术可能吸取了汝窑青瓷的某些烧造工艺。这一时期的青釉和钧釉碗、盘类器,很多都会施护胎釉,说明了这一时期制器工艺的精细。除此之外,在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少量的窑具,主要是匣钵(支顶钵)和支圈。尽管出土的数量较少,但我们仍可以判定,此时期,匣钵装烧和支圈支烧相配合的装烧工艺已经普遍流行。

二、施釉手法

通过观察遗址中出土的瓷器,我们认为遗址中器物的施釉手法主要有荡釉法、蘸釉法、刷釉法及浇釉法。对于个体较小的器物,主要用荡釉法、蘸釉法和刷釉法。而对于个体较大的器物,则使用浇釉法和刷釉法。荡釉法即手持器皿圈足,将器口朝下,在釉料中一荡。用这类手法施釉的器物,一般内底满釉,或刮釉露胎,刮釉区域为环状圆形。其中,蘸釉法的手法有两种:一种是手持器圈足,器口朝下,将整个器物的大部浸入釉料中,完成挂釉;另一种

是将器物45°左右侧持,然后一边蘸釉一边旋转器物一周,一般5次可以完成一件器物的施釉。蘸釉法的第二种手法从部分黑釉器内外壁出现的连弧纹状的釉痕可以得到证实,如2006YY西ⅠT2H27:7。刷釉法,即用刷子等工具蘸釉后,在器内壁刷上釉料。用这类手法施釉的器物,内底中心一般无釉露胎,而且露胎区域一般不是规则的圆形,器外壁则施釉较少,釉线较高,比较随意。

三、装饰手法

阳翟故城遗址中出土的瓷器装饰手法并不算很丰富,主要可见刻划花和白地黑花两种,其中以白地黑花的手法为绝大多数,刻划花装饰手法的运用则不是很多。

刻划花装饰手法是宋元时期重要的装饰手法门类。以定窑刻划花白瓷、耀州窑刻划青瓷为代表。定窑和耀州窑的刻划花工艺都对宋元时期的陶瓷业整体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阳翟故城遗址刻划花的装饰手法主要是划花,刻花手法较为少见。刻划花的纹饰题材多为缠枝花、莲瓣和篦纹,其中又以缠枝花和篦纹为多。

白地黑花装饰是白釉器的一种主要装饰手法,阳翟故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白地黑(褐)花瓷器,共计204件,且于遗址第二期开始大量出现。通过对阳翟故城遗址白地黑花花形纹饰的分析比对,我们发现,阳翟故城遗址的花形纹饰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从而有别于北方以白地黑花瓷闻名的磁州窑。本遗址所出土的白地黑花装饰题材主要为植物纹样,可细分为兰草叶、草叶、莲瓣、水草、简易卷草等纹饰,这些纹饰都独具本地特点。除植物纹样外,还可见几何纹样和文字纹样。其中,几何纹样主要是弦纹,文字纹样则可见“花”“秦”“姑”“道”“天”“忍”“风□雪月”“十”“翟万春”等。

四、仿定瓷器

阳翟故城遗址中出土了少量的仿定瓷器,在类型划分时,仅按釉色划分,并未单独提出。这些仿定瓷器标本为:2006YY西ⅠT2H27:11葵口白釉碗、2006YY西ⅠT6H81③:20白釉盘、2006YY西ⅠT25H252:3黑釉盘、2007YY东T3H240:3白釉碗、2007YY东T13H2:5白釉碟、2007YY东T14H199:1白釉碟、2007YY东T15H17:1黑釉盘、2007YY西ⅠT9J7:10黑釉盘、2007YY西ⅠT9J7:15黑釉碗、2007YY西ⅠT11Z6:1白釉盘、2007YY西ⅠT15H120:1黑釉盘。这些器物的共同特点是胎体轻薄,施满釉,绝大多数为芒口覆烧。在这些标本中,若论造型工艺,自当首推2006YY西ⅠT2H27:11葵口白釉碗。这件葵口小碗,胎质灰白、细腻、轻薄,造型特别,釉色洁白光润,很好地体现了定窑白瓷的特点。

五、不同瓷器产品系统间的相互关系讨论

总体来说，阳翟故城遗址所出瓷器是分别出自四个瓷器系统的产品，即磁州窑白地黑花瓷系统、汝窑青瓷系统、钧窑钧瓷系统和建窑黑瓷系统。其中，以磁州窑系统为大宗，以汝窑系统和钧窑系统为小宗，属建窑系统者仅零星几件。遗址中的白釉器和酱黑釉器（除少数几件）均属磁州窑白地黑花瓷系统，青釉器属汝窑青瓷系统，钧釉器属钧瓷系统。2007YY西 I T6H122：2、2007YY西 I T11H312：1、2007YY西 I T21H151：1属建窑系统。

从器形方面看，白釉器与酱黑釉器（除少数几件）的相应器类形态接近，青釉器与钧釉器的相应器类形态接近。磁州窑系统的碗、盘、碟、器盖等器形态基本与汝窑系和钧窑系相应器类各不相同。而青釉器和钧釉器中几乎不见瓷盏这类器物。建窑系统中2007YY西 I T11H312：1与2007YY西 I T21H151：1器形独成一派，与众不同。这首先说明了汝窑系统与钧釉系统之间的关系紧密。同时，也说明各瓷器系统内部从形态到釉色上的统一和各个瓷器系统产品风格的独立。这种既独立又共存的状态，说明了当时瓷器产品市场的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竞争性。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交流。如白釉甲类G型碗与青釉甲类Ab型碗形态接近。青釉乙类C型碗则与白釉乙类Ab型碗的形态几乎一致。白釉乙类A型盘的形态特征与钧釉A型碟较为接近。不仅如此，青釉碗乙类C型中的2007YY西 I T20H151：30出现了青釉上施白彩的装饰方法；2007YY西 I T4③：5出现了青釉与酱黑釉组合（器外壁上部施青釉，下部施酱黑釉）的情况。虽然这些标本并不代表广泛性，但这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不同瓷器产品系统之间的交流是存在的。尽管这种交流可能只是一种零星的尝试，但至少表达了瓷器烧造者的某些想法和意愿，他们小心地尝试着某种改变，试图找到坚守与创新之间的某种平衡。

第二节 关于遗址出土瓷器产地

此次发掘的禹州阳翟故城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境内。禹州地区是钧瓷的发源地，也是宋元时期瓷器烧造的主要产区之一。从以往的调查报告和发掘报告可知，禹州区域的窑址非常多，其中主要以钧台窑、神垕镇刘家门窑、神垕镇下白峪窑、扒村窑为代表。钧台窑和刘家门窑的产品以钧釉和青釉瓷器为大宗，兼烧白地黑花和黑釉瓷器；下白峪窑的产品以黑釉、青黄釉和花釉瓷器为主，与本遗址出土瓷器存在较大差异；扒村窑，从调查的情况看，产品以白釉和白地黑花瓷器为主，但由于其没有经过正式发掘，尚缺乏详尽可靠的材料支撑。

阳翟故城遗址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虽然器类品种不算太丰富，但是数量较多。其中，又以白瓷器和白地黑花瓷器为主体，酱黑釉瓷器次之，青釉和钧釉相加仅占五分之一强。这批瓷器的产地来源如何？在钧釉的中心产区出现大量的白瓷和白地黑花瓷器又做何解？这是

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

通过对这批瓷器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批瓷器应该就是禹州当地瓷窑的产品。首先,从禹州钧台窑遗址^①和神垕镇刘家门窑遗址出土的白釉器、白地黑花器、青釉器和钧釉器来看,从器物类型到器形形态再到纹饰风格,均与阳翟故城遗址所出器物基本一致。其次,阳翟故城遗址所出瓷器,从器物形态到纹饰风格再到釉料成分(阳翟故城遗址器物上所用釉料是一种乳浊釉)都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其三,宋元时期,瓷器的使用十分普及,已经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但瓷器并非耐用品,十分易碎。这就决定了民众使用瓷器一定会选择质优价廉的物品。考虑到运输成本,外地瓷器如果没有工艺或成本上的突出优势,一般不会对本地瓷器有优势。这也决定了在一个瓷器生产区一般很难见到外地的瓷器产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窑场生产的瓷器产品就会是很单一的品种。为了能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当地窑场同样会尝试生产各种不同的陶瓷品种,以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这一点从钧台窑遗址的发掘报考中就可见一斑,钧台窑烧造钧釉、青釉、白釉及白地黑花瓷和黑釉等不同釉色的瓷器。不仅如此,钧台窑烧造的钧釉花盆、盆托及鼓钉洗之类的器物在阳翟故城遗址中不见,说明窑场生产产品还会根据不同用户群的需要进行生产。综上,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

第三节 关于遗址的性质

关于禹州阳翟故城遗址的性质问题,是发掘者一开始就关注的问题之一。

从阳翟故城遗址发掘的遗迹类型看,除少数先秦汉魏时期的墓葬、沟、井、窑、灶、夯土基址等遗迹外,金元时期的遗迹主要为灰坑、沟、井等几类,少量为灶、窑、路、墙、红烧土面、白灰面、墓葬等遗迹。灰坑、沟、井、灶、窑等遗迹均与古代先民的生活、生产相关。然而,遗址中未发现房屋遗迹,也很少见到瓦砾堆积、红烧土堆积之类的遗存,因此,排除其为生活居址的可能。同时,阳翟故城遗迹位于宋元时期钧瓷的主要烧造区,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的窑址,并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遗物。那么,发掘区是否可能是窑场之类的手工业生产区呢?从发掘的情况看,遗址中发掘清理的几处窑址,规模都不大,不太可能是烧造瓷器的陶窑。同时,遗址中也未发现与烧造瓷器有关的配套遗存。在遗物中虽也可见与陶窑有关的匣钵、支圈等窑具和制瓷的半成品——素烧器,但其数量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据此种种因素,排除该遗址为窑址的可能。

从出土遗物的情况看,以瓷器为其大宗,再就是宋元时期的钱币,以及诸如陶盆、陶盘、瓷棋子、瓷俑、瓷动物、铜钗、铜簪、铜顶针、铁灯、铁剪刀等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器物。再从瓷器的器类看,除几件可作为陈设器的梅瓶外,其余均为生活实用器;不仅如此,在瓷器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钧台窑》,大象出版社,2008年。

的工艺水平方面，很少见到材质上乘、制作特别精细的精品。这些信息都指向了这批遗物的使用者不会是身份等级很高的人，而应该是普通民众。此次发掘的瓷器类遗物，虽然器类不算太丰富，但瓷器数量（瓷片10万余片）较大。考虑到遗址的存续时间并不很长，这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金元时期居住在该遗址的居民人口具有一定的数量。

值得一提的是，金元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4条沟和28口井。从清理的情况看，沟的规模较大，贯穿于多个探方，而且一定数量的井和大部分的灶都使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在8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在同一时期发现如此规模较大的沟和数量较多、使用时间较长的井和灶，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遗址的性质。我们认为，这些沟和井，很可能与农业灌溉和农业生产有关。同时，遗址中还发现了23座灶，从灶的形态和烧结程度看，应有一定时间段的沿用。然而，灶类遗迹周边并未见房屋遗迹，可见是室外使用。在8000多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就发现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联系到遗址内出土的一定数量的博具、棋子等遗物，再结合金元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禹州阳翟故城的地理位置，这些因素使我们想到，这些灶是否可能与军队驻扎有关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阳翟故城遗址应该是一处与古代先民生活居址有关的废弃堆积区，或是一处与从事农业灌溉和生产有关的区域。经过实地调查和大面积的勘探，我们认为，与发掘区对应的生活居住区，很可能仍在今天阳翟故城村居民们居住的区域，即整个发掘区的西北部。

附表

附表一 2006年禹州阳翟故城遗址西发掘区遗迹登记表

遗迹号	层位	方向	尺寸(厘米)	平面形状与堆积	打破关系
G1	东西向跨2006YY西 I T20、 2006YY西 I T24、2006YY西 I T26 T20: ②→G1→生土 T24: ②→G1→生土 T26: ③→G1→生土	105°	开口距地表38~73、长 3115、宽150~190、深 145~213	长条形,斜壁不规则,平底。沟内填土分3层。第1层红色细膩 的沙土,土质疏松,纯净。第2层黄褐色,夹大量料姜石。第 3A层浅灰色,含水量大,较黏稠,夹杂少量料姜石颗粒。第 3B层黑褐色,土质疏松,含少量烧土颗粒、炭粒等	被H155打破,打破H156
G2	南北向跨2006YY西 I T21、 2006YY西 I T22、2006YY西 I T23	13°	开口距地表40~70、长 1860、宽140~210、深 140~146	长条形,直壁,平底。填土分2层。第1层褐黄色,土质较疏 松,厚30~90厘米。第2层浅褐色,土质细膩纯净,厚20~40 厘米	被H168、G4打破
G3	东西向跨2006YY西 I T30、 2006YY西 I T27、2006YY 西 I T2、2006YY西 I T1、 2006YY西 I T5、2006YY 西 I T6、2006YY西 I T9、 2006YY西 I T10、2006YY西 I T13、2006YY西 I T17	100°	开口距地表35~60、长 6350、宽300~750、深 35~60	不规则长条形,斜壁不规则,底部起伏不平。填土分4层。第1 层黑灰色,土质致密,含少量炭粒、烧土等,厚15~40厘米。 第2层深褐色,土质致密,含少量烧土,厚10~40厘米。第3层 灰黑色、土质致密,厚25厘米。第4层黄褐色,土质致密,厚 15~40厘米	被H14、H63、H98、H113、H126、 H174、Z4打破